

家有马大哈

□虞燕

女儿的家庭作业有读词语这一项,当她念到“粗心”“丢三落四”时,突然眯起眼睛笑了:“这不是说的我爸爸嘛!”我怔了一下,随即哭笑不得地转头看向正坐于女儿身后的她爸,他颇不好意思地笑着轻拉了一下女儿的小马尾,然后,突然站起来往外走,说是才想起给我们带的两盒雪媚娘落在车上了。

回想起来,她爸的马虎粗心其实从谈恋爱时就已见端倪。彼时,他正让他那火红的青春在绿色军营里接受锤炼,部队里通讯不便,他就三天两头地给我写信。有一次,我收到信件后跟往常那样一页接一页地看,看完第三页,我纳闷地拿起信封仔细瞧了瞧后又甩了甩——确定信封里啥都没剩下。怪哉!明明话只说了一半怎么突然就没了?更没有祝愿语、署名和日期。当日下午,却又收到了他的信,打开一看,只有一页,信末有他另外加上的一行字:很是抱歉,信寄出后才发现桌上还剩了一页,又以最快的速度寄出。忍俊不禁之余,我却还觉得这人挺可爱的,果然,深陷爱情中的女人是多么盲目!

婚后,那块蒙在他马大哈本色上的朦胧轻纱终于被彻底揭去。总有忘带钥匙忘带手机忘带钱包忘戴手表等“剧目”频繁上演,有时就演一出,有时是好几出轮番地演,看得人急火攻心。起先,我还孜孜不倦地对他循循诱导,以期他能闻过则喜,洗心革面,起码也要有所改善嘛。但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,我终于决定放弃对他的“治疗”,却开始把自己搞得像上了发条的机器——具备各种提醒功能的机器:窗关了吗?手机带了没?有没有带包?记得锁门,记得关灯,记得带伞……如此过了一阵后,觉得自己身心俱累,“机器”罢工了!于是,那些工作日的早晨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:随着一声“我上班去了”,门也“砰”地关上了。过了一会,“吱嘎”一声,门开了,他又回来了,“我忘记带东西了”。

他偶尔会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去菜场,我忍不住叮嘱他要看牢钱包,不过,钱包倒是没丢过,通常丢的是买好的菜——不是付好钱落在了摊位上忘记拿,就是骑行过程中掉在了半路浑然不知。有一次,他买完菜给我打了个电话,很有兴致地说要给我做最喜欢吃的藕炖排骨和黑木耳炒鸡蛋,我无比幸福地翘首以盼。到家后,他快乐地哼着歌儿刷锅洗菜,突然,歌声戛然而止,看他跑进跑出好几趟,还在自行车旁绕了两圈,我就知道有情况了。原来是那关键的排骨跟黑木耳不见了。他当然想不起丢在哪了,只记得这两样都是付好钱的。后来呢,说好的藕炖排骨变成了冰糖炖藕,黑木耳炒鸡蛋则被荷包蛋所代替。

我深知他马虎,却总是低估他马虎的程度——马大哈是防不胜防的。他洗衣服前,我第一反应是跟他强调深浅两色的衣服要分开泡,但之后发生的状况却是五花八门的,如泡烂遗忘在兜里的纸币、洗丢衣服上的扣子、把袜子倒进马桶……最让我欲哭无泪的一次是,他把我那条与裙子配套的立体多层布艺花随着一大盆水“哗啦啦”地冲进了马桶,倏忽没影了。那是我最心爱的一条裙子上的与裙子同色同材质做工精美的大花朵,没有了这朵花的点缀,整条裙子便黯然失色。我后来几乎没有再穿过那条裙子。更让人心塞的是,经他这样一搞,下水道被堵了,还得找工作人员来解决。

马大哈当然还特别容易得到小偷的“眷顾”,电瓶车、自行车、手机等都曾因他的疏忽大意不翼而飞。结婚多年之后,他的马大哈症状基本没有改善,我倒是从起初的着急上火修炼到处之泰然了,除了见怪不怪之外,还有个原因——我逐渐发现他对许多事情的处理都很具马大哈精神,大大咧咧糊里糊涂,不爱死磕不爱计较,呵呵一笑就过去了。那么,从这个角度来看,“粗心大”还是个优点呢。

下厨的男人

□周晓绒

女儿一回家,先生就爱下厨,他的厨艺有童子功。他烧的菜比较精致,且手脚麻利,三两下就完工,不像我绣花一样,在厨房磨蹭老半天,还没烧出几个菜。有时他想偷个懒,就叫我烧,我的厨艺虽然也还好,可他看见我杀猪般费劲,且老是不稳定,就又亲自上阵。

夏天的厨房闷热,他打个赤膊,边上放着手机,唱着《陇上行》等老歌,一边烧菜,一边跟着哼歌,看他乐在其中的样子,我窃喜。我暗地里偷乐着,但还是表现得很积极。我一进门,包一扔,围裙一系,殷勤地跑过去问,要不我来烧?他头也不回说,不用。我又柔声问,那菜我来洗?他说,洗好了。我喜滋滋地说,那我拖地去了。他说,嗯。我赶紧走出热烘烘的厨房,去洗衣房找拖把打扫卫生。

打开窗户,给房子通通风,给地板擦擦脸,降降温,等我把房间的地拖一圈回来,洗好澡,他饭也刚烧好。他直着嗓子,乐颠颠地喊着,柚子,吃饭啦!喊了几声,不见我和女儿出来。他又大声喊,两位美女,饭烧好了,好吃啦!我和女儿款款地从各自的房间出来,桌上摆着三四个菜。一看就让人食欲大增。黄鱼烧咸菜、清蒸白蟹、蚝油拌茭白、白玉菇炒杭白菜。我和女儿不失时机

上几句赞美的话,他喝着小酒,也就有点飘飘然。

他做每个菜都有一套严谨的程序,像做实验一样,时间也分毫不差。他在厨房忙活,经常会听到闹钟的“嘀嘀”声。什么蒸梅鱼必须开水蒸,只需两分半钟;豆瓣酱倒在平底盆里,白蟹对半切插入,拿去高压锅的限压阀,蒸12分钟。烧猪手,放料酒焯8分钟,洗净,加一瓶啤酒一点黄酒,先高压锅煮,然后拿掉限压阀,烧35分钟。

我们家兄弟姐妹多,不时回家聚聚,大哥在微信群里一声呼,我们纷纷响应,带着全家回母亲家聚餐。爱烧菜的大哥经常一大早就去龙海批发市场买菜。然后把菜晒在群里,我们流着口水急吼吼飞奔回家。

大哥擅长烧肉类及豆制品,红烧蹄膀是他的招牌菜,他炸的素鸡也人人爱。我家先生喜欢烧海鲜,油爆大虾、青蟹鲜芋羹、红烧鲳鱼等等。小弟喜欢烧西餐,牛排、意大利面、煎三文鱼、蔬菜沙拉。我们女人就负责洗菜和洗碗,三个男人一台戏,在厨房里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我们端菜上桌,孩子们点评菜肴的口感、色相,偶尔拍照发朋友圈显摆。

劳累一天回家,有一桌好菜和笑意盈盈的家人等你,一股暖流瞬间涌上心头,浑身又充满了力量。家有煮夫,真好!

家里来了个机器人

□顾常平

她是外甥女推荐的。外甥女推荐她时说她很赞。外甥女是个朴实的人,平时一是一二是二,绝不打诳语的,外甥女说她赞她必是赞的。

她是外甥女带来我家的。那天,我与妻刚吃完了晚饭她就来了。外甥女说她扫地拖地样样都行,边说边脱去她外面的套,又拨弄了她几下,就让她扫起地来。外甥女又嘱我和妻要注意什么,要怎么怎么弄,之后就说自己有事先回了,你们慢慢摆弄,就留下她在我家呜呜地鸣着扫地。

我和妻就笑嘻嘻地看她扫地,一如我们从来不知世上还有扫地这事一样。这时若有谁拍了我们的照片,定是极天真极好奇的。我们都缩着手,一副什么忙都不帮她的样子。见她呜呜地鸣着直行着扫地,扫出一条窄窄的干净的道;又见她顶着椅子不屈不挠,定要椅子让路不达目的誓不罢手的牛样;见她忽然想通了似的转身换了方向前进,另扫出一道干净的道;又见她爬过不怎么高但也算是一道坎的铝合金门坎;见她钻进沙发底下,在那暗无天日满积灰尘的地方久久不出,忽又呜呜地鸣着曲儿高兴地现身从沙发底下出来……那天晚上,我归拢她扫出的灰尘,竟有小小的一畚箕!

第二天她扫了地后我替它注上水,系上一块湿布让她拖地,第三天我又给她联网。从此,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遥空着她,让她什么时候扫地就什么时候扫地,什么时候拖地就什么时候拖地,一如子房当年“运筹策帷帐

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”。

她就是扫地机器人了,来到我家的第一个机器人。她虽有着“人”的称法,其实只有圆碟一样的身。她没能上得我家的户口,却也能算得了我家的一员。

家里的地本一直是妻管辖的,妻管扫地、拖地。此外,妻还兼管着衣服与孩子。我分管跑菜场,管弄饭做菜。二十年来,妻几乎每天一扫每天一拖,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但几年前妻的腰椎出了点问题,她就下放权力,把扫地拖地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虽心不甘情不愿,却也实在无法可想。于是,我就实行周扫制,即每周一扫一拖。我扫地拖地的动作极快,极如快进的武打片。我那样的扫法,开始时被妻戏之为“扫地扫一地中央,洗脸洗一鼻梁”,可久而久之妻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有了机器人,我就翻身得了解放——虽然只是部分的,但毕竟解放一样是一样。妻见我高兴,乃曰:机器人真乃宝也。既曰宝,你又如此赞她、誉她,以后,管辖与护理就归你了。

我还能说什么呢?我只能答之曰:敬诺如命。心里却又不免又升起另一个愿望:最好再来一个会买菜做饭的机器人。我就什么时候要吃什么菜,叫她买来做着就是。若能如此,不知有多好。

总第6257期 配图 张柯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